

<<牛棚杂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牛棚杂忆>>

13位ISBN编号：9787500844068

10位ISBN编号：7500844069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季羨林

页数：2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牛棚杂忆>>

前言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

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

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

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

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

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

否，否，决不是的。

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

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

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

畜生吃人，因为它饿。

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

而人则不然。

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

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

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受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

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牛棚杂忆>>

内容概要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

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

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

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

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

畜生吃人，因为它饿。

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

<<牛棚杂忆>>

作者简介

季羨林（1911.8.6—2009 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

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主要著述：

《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

主要译作：

《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主要作品：

《天竺心影》《朗润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病榻杂记》《书斋杂景》等。

<<牛棚杂忆>>

书籍目录

祝词自序 一 缘起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三 1966年6月4日四 对号入座五 快活半年六 自己跳出来七 抄家八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九 千钧一发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十一 大批斗十二 太平庄十三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十四 牛棚生活(一) 十五 牛棚生活(二) 十六 牛棚生活(三) 十七 牛棚转移十八 半解放十九 完全解放二十 余思或反思 后记附录 赋得永久的悔 寸草心 “灰黄”漫忆 我的中学时代 八十述怀 九十述怀 九三述怀 九十五岁初度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牛棚杂忆>>

章节摘录

一 缘起 “牛棚”这个词儿，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称，却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现在一切讲“法治”。

讲“法治”，必先正名。

但是“牛棚”的名怎么正呢？

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法“对着干的”。

现在想用法来正名，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吗？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

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含义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后者更生动，更具体，因而在老百姓嘴里就流行了起来。

顾名思义，“黑帮”不是“白帮”。

他们是专在暗中干“坏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调的。

这一帮家伙被关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帮大院”。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一从语言学上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

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

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祐，以至于感激涕零了。

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我不但赶上这个时机，而且能住进大院。

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对的安全吗？

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

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

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儿，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

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

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过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是人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

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呢？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

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

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

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

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所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像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

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

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

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

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的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

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

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

<<牛棚杂忆>>

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

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

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

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远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

他们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在北大四十年的教学活动，没有白费力量。

我虽然自己被请入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己了。

犹有进者，这一群革命小将还充分发挥了创新能力。

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

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能制造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

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入油锅，叉上刀山而已。

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决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决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办法。

我们北大的革命（？

）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的活动。

这是崭新的创造，从来也没有听说牛头马面会让犯人背诵什么佛典，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

在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

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

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

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动。

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白金汉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

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

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刺骨。

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

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

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

当时在全国进入牛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

可是同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见绌，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

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吗？

但是有哪一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大院里来呢？

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

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

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

自己要写，非不可能。

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

我有一个渺渺茫茫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

<<牛棚杂忆>>

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

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

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

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

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

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

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

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辞。

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

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

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

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段段。

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

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

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

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

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

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

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

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

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

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

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

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

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

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

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

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

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

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牛棚杂忆>>

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这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

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

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以上算是缘起。

<<牛棚杂忆>>

媒体关注与评论

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

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

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

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季羨林 季老的学问、人品都是一流的。

--著名哲学家汤一介 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著名学者、季羨林弟子钱文忠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季羨林之子季承

<<牛棚杂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